



此同年生何竹香司馬所贈也字處杜
劣且福臨贊石可讀震无咎齋中藏
書十餘萬卷多精鈔本何相去天淵
若是蓋其紀綱志為贈人之物故寬
此家庸下之鈔香渣草糖塞身羨官
事利救可勝歎哉辛酉四月拙安記時年七十有

尚書要義

提要

謹案尚書要義二十卷宋魏了翁撰了翁謫居靖州時著九經要義凡二百六十三卷皆摘注疏中精要之語標以目次以便簡閱其周易要義已著錄此其所摘尚書注疏也孔安國傳本出依託循文衍義無大發明亦無大瑕類故宋儒說詩排小序說春秋排三傳



而說書則不甚排孔氏孔穎達正義雖詮釋傳文不肯稍立同異而原原本本考證粲然故朱子語錄亦謂尚書名物典制當看疏文然尚書文既聾牙注疏又復浩汗學者卒業為艱了翁汰其冗文使後人不病于蕪雜而一切考證之實學已精華畢擷是亦讀注疏者之津梁矣是書傳寫頗稀此本有了翁手識一印山陰祁氏藏書一印澹生堂經籍記

一印猶明末祁彪佳家所藏也原目二十卷中第七八九及第十二三四等卷並佚無別本校
本校補今姑仍其闕焉乾隆五十一年五月

夫書者人君辭詔之典右史記言之策暨乎七雄已戰
 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窳同理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
 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
 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西漢
 一收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西漢

尚書要義

序說

宋 魏了翁 撰

一 漢得今書於齊魯孔注至魏晉方興

夫書者人君辭詔之典右史記言之策暨乎七雄已戰
 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窳同理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
 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
 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西漢

會注疏作寔恐誤

亦所不行安國注之會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
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
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
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
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

二 近至隋初始流河朔

隋初古文始流河朔正義六家惟二劉詳雅其為正義
者蔡大寶巢猗費昶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

近至隋初八字移次行
作正文下接其為正義
云方合
隋初古文至二劉詳雅
十七字當移前行作題

帖釋注疏作帖釋浦鐘
云帖疑詁字誤阮元云帖
疑帖字誤案此作帖

或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
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
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
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畧辭又過華雖為文
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
若為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為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
非云云十六年又奉勅云為正義凡二十卷

三 結繩書契文籍之義

云為應从注疏作為之

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羲時也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木刻於其側為契各收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文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

收注疏作持

明文注疏作明說

故曰籍

四 辯諸儒以文籍不始於伏羲難孔

尚書緯及孝經識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羲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舜何得為伏羲哉孔何所據而更於繫辭相反如此不

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
况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
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
有此緯何不引以為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
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為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
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
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
垂衣裳而治天下蓋取諸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

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白杵取小過弧矢取睽
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
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
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
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
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
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常誕宋忠傳玄皆
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

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
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
云蒼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
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

五文字與天地並興伏犧以教世

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文字與天地並
興焉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
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

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

六伏犧有筮則有六爻

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
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
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
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
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
歸奇為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

筮則有六爻何為不重而怪有夬卦乎

七皇大於帝而後世死者通稱皇

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

八孔以黃帝為皇少昊為帝首與諸書異

孔君以黃帝上數為皇少昊為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

帝本紀皆以黃帝為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已然况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為黃帝曾孫玄囂孫僑極子堯為帝嚳子舜為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為首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為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

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謬為五
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焉
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
依次以為三皇又依繫辭先^包庖犧氏沒神農氏作又沒
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也月
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為五帝然^黃皇帝是皇今言
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為皇月令
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

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為炎帝不怪炎帝為皇
何怪軒轅稱帝

九八卦謂之八索與左傳義異

索謂求索亦為搜索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
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
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
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同

或謂之索字阮刻注
疏同校勘記云宋本作素

十先君孔子生於周末

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為周末

一十文籍史籍典籍之名

籍者古書之大名而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而書謂之史籍可以為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

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興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

二修春秋黜八索除九丘

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為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修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

屋壁即藏秘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為武帝博士於秘府而見焉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况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

三十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緯附之

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

此行誤高一格

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此事為不經也

四十伏生壁傳而云口授

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劉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平^年九十晁錯往

劉注疏作流校勘記云流下當有止字。按此作劉漢為是。此注疏之偽

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為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為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秦誓猶有三十一

五十秦誓始出之時及古今文真偽

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秦誓非初生^伏所得案馬融云秦誓後得鄭玄書

書論亦云民間得秦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秦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秦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摠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秦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秦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

案王克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為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

武帝未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偽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周書之列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

六十一 上古書謂尚書此孔得伏意

尚書要義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孔君親見伏生
不容不悉

七十書本無尚字伏生所加

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
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
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
加推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

論語孝經孔子傳說皆謂之傳

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
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
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也以論語孝
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
王之書也

九以隸古定故孔書為古文

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已久矣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為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

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由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為古文也

十二書本六體蒼籀二體秦八體新六書

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諧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今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

尚書要義
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

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及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及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摹古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是孔子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

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
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
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

二科斗書竹簡

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
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
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

二書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謂除同序

合者毛本多一者字
阮本合下有之字

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伏生之本亦壁
內古文而合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謂而連之故殊
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
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為篇首及以王若
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
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二篇加所增二十五
篇為五十八加序一篇為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
凡五十九篇此云為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

故注疏作篇

尚書要義
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何也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磨滅五十八

悉注疏作亦

篇外四十四篇也以不可復知悉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祕府得有古文也

二或稱傳或稱注解

傳名出自丘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為名為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乃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為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為傳傳何有例乎

尚書要義序說

道光己酉六月二十日据阮刻注疏粗校一過是日立秋常聚翁心存識

尚書要義

卷一

宋魏了翁撰

堯典

此題古文尚書古本及石經無之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為今

尚書要義
文故也

二孔依壁內鄭依賈錄故篇次不同

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

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議是也

三虞夏商周書經傳所引不同

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賈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注云禹之

以注疏作與。按以與二字本通

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為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為商書而孔并於徇征之下或以為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以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并注於夏書不廢猶商書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別有一虞夏傳雖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僖二十四

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以為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

四 諸儒尚書篇卷

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

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循征十

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建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

注疏本重出秦誓二字按勘記云宋本無

尚書要義
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為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秦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循征云循征臣名又注禹貢引循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日又注與寶引伊訓云載孚在

毫又曰征是三朧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

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
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
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
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
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
傳孔學經文三十二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
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
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岨夷宅為岨鐵味

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剝剝剝云臏宮剝剝
頭庶剝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
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和胡
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
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
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
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
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及晉書皇甫謐傳

尚書要義
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
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
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愉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謚
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
頤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
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
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太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
為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事事亦隨寢至隋開皇

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
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
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曰五書序孔子所作

昔在至堯典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
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_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
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
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

六古生死同稱故堯舜或云號或云謚

案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謚也故馬融亦云謚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謚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謚法故疑之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書謚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謚謚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謚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為死謚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

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謚也

七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

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又改名為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无天乙名之皇甫謚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乎

尚書要義
八堯老使舜攝其事

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
已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
納于大麓是也禪者汝陟帝位是也雖舜受而攝之而
堯以為禪或云汝陟帝位為攝因即直言為讓故云遂
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九鄭信緯以若稽古為順同天

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事謂之稽疑

是稽為考經傳常訓也鄭玄信緯訓稽為同訓古為天
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且古之為天經無此訓高
貴鄉公皆以鄭為長非篤論也

十釋放勲欽明文思

勲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世之功
即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勲放其功而已傳兼言化者
據其勲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為化功之與化所從言
之異耳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

尚書要義
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無明說當與之同
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

十釋九族百姓萬邦

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為九族同出高曾皆當親之故
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
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
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總麻言不
廢昏又昏禮諸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

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
姓萬邦謂天下衆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為遠近之
次也

十唐虞建官及百官賜姓

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
姓謂建立有德以為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為
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為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
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

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所記不合經也

三十命羲和作訛成易析因夷隩之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

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厥民析鳥獸孳尾冬寒無事並入室處卷事既起丁壯就功厥

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申命羲叔宅南交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平秩南訛敬致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

助成物也：字阮本無按
勤記云宋本岳本有

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
厥民因鳥獸希革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
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分命和仲宅西日昧
谷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日昧谷昧谷曰西則
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寅餞納日
平秩西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
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宵
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

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毳夷平也老
壯在田與夏平也毳理也毛更生整理申命和叔宅朔
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
矣此稱幽都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
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摠言義和敬順
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掌所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
冬至之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
以正冬之三節厥民隩鳥獸氄毛隩室也民改歲入此

五字衍注疏本無

與上脫生字
與阮刻謔而温下有馬
字

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與毳細毛以自温

四命羲仲主東方寅賓出日

堯於羲和之內乃分別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令居治東方嵎夷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羲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日出於東方令此羲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

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其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獸皆孕胎卵孳尾匹合

五命羲叔宅南交敬致

就所分羲氏之內重命其羲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夜漏最短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以殖農事

於日正長晝夜漏最短
注疏作於日正長晝漏最短
多

尤煩其時之民老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以時鳥獸羽
毛希少變改寒時

十命和仲治西方寅餞納日

分命和氏而字仲者治西方日所入處名曰昧冥之谷
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西方之事而日
在於西方令此和仲恭敬從送既入之日平均次序西
方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斂于晝夜中分漏刻正
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

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秀實農事未閑其時之民與夏
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

七命和叔平在朔易

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
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治之平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
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
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
暇其時之人皆處深奧之室鳥獸皆生與毳細毛以自

尚書要義
溫暖

十以閏月定時釐工熙績

此是羲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羲和所掌如是故堯帝乃述而歎之曰咨嗟汝羲仲羲叔與和仲和叔一暮之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為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令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厥闕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是汝之美可嘆也又以此歲歷告時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功皆廣也

十義承重和承黎馬遷為一

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後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高無他姓也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羲和可知是羲和為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羲後和揚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是羲承

尚書卷之六
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為一事也案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為楚國之祖吳回為重黎以重黎為官號此乃史記之繆故東東晉譏馬遷并兩人以為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為勾芒黎為祝融不言何帝使為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為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胤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為勾芒亦是顓頊時也

十二中星更互在南書傳取張火虛昴
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
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惟舉一星之中若使
每日視之即諸宿每日昏旦莫不常中中則人皆見之
故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揔謂二十八宿或以書傳云
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
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
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

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之^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
虛昂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為孔說非^其旨矣

二星與辰實一物鄭玄書禮自異

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
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
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
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
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

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為一象由其
實同故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
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為二者五緯
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
事而分之以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此注
亦以星辰為一觀文為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行^別
與二十八宿為不動也

二日出曰暘谷地名即嵎夷

以行谷注疏作似行自谷
非實有谷：上注疏有
深字
谷之中出注疏各本無
中字毛本之作以皆非

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畧青州在東界外之
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
明也故以暘為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
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為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
由空道以行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谷而日從谷之中
出也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暘
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

三義和在帝都遙領四方之治

義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
東表之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嵎夷之明名分三方
皆宜有地名此為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義仲居治東方
之官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
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

二物生成由日出入故有賓饒之事

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
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為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

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藏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所出入平秩南訛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之

事依此春秋而共為賓餞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

二晝常多於夜五刻

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為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歷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

尚書正義
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

兩見日注疏俱作日見

鄭注此云日長者見日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見日之漏四十五刻與歷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為傳已減之矣因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

二龍虎鳥龜所見之方與四時相逆

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

玄武馬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為文不類春言星鳥摠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為中中正義同故殷為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

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為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耳

二馬鄭畧與孔同王肅謂正三時中氣

馬融鄭玄以為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
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
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
舉仲月以統三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為昏
中星之其要異者以此宅為孟月日中日永為仲月星
鳥星火為季月以殷以正皆摠三時之月讀仲為中言
各正三月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
之屬仲月末中故為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

以正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
不應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畢見
稍為迂闊比諸王氏於理最優

八釋注民析鳥獸孳尾

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老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
耳字順愛也產生為乳胎孕為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
曰孳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
便言之

九嫌仲月不統季孟故於南交見義

此官既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言義叔所掌與義仲相交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不統季孟於此言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

三平秩南訛言敬致四時皆然

皆成注疏作化成

禾苗秀穗皆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耨使苗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行平秩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時皆同以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日農工尤急故就此言之

三星火舉中則七星皆見可知

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

將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即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己尾箕在辰是東方之宿皆得見也

三宅西曰昧谷則嵎夷東可知

釋言云晦冥也冥是昧故昧為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為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然則東言嵎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

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羲居治東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

三三時言日惟秋言宵中星虛互相備

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者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

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為中故虛為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

三四時之文互相備朔易言北方改易

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西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是北稱

西方注疏作北方

朔也義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矣春為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嵎夷當為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變鄭玄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

變注疏作發見

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揔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

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困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

三五古真歷亡漢存六歷實不得正

古時真歷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歷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為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暮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

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

三歲餘十一日弱當十九年七閏

六歷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為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為十二月六大之外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

餘分毛本注疏他本皆誤作日分

歲月毛本同它本作
歲日

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為十九年七閏十九年
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日
况無四大乎為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
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為二百三十五分少
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
有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
為率其小月雖為歲月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
實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減其一

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
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為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
百二十七為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整日一
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
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
十日為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為日餘今為閏
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百^月為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
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

校勘記云以下疑脫并字

無閏注疏作閏無恐誤

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為二百六日不盡亦
六百七十三為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
成也若以無閏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為二月每月皆
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為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
相反時何由定歲何由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
三咨四岳即上義和四子就之求卿士
馬融以義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
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孔以下傳云四岳即

上義和之四子帝就義和求賢則所求者別代他官不
代義和氏孔以義和掌天地之官正在敬順昊天告
時授事而已其施政者是百官之事此經文承庶績之
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成庶庶
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卿士用他也計堯即位至
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關皆應求代求得賢者則
史亦不錄不當帝意乃始錄之為求舜張本

用他注疏作用任

三 循國子爵朱名馬鄭謂帝子

尚書要義
夏王仲康之時循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循之舞衣
故知古有循國循既是國自然子為爵朱為名也馬融
鄭玄以為帝之循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
以為啟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啟之開為書傳通訓

三四凶在堯朝未為大惡虞史春秋甚辭

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
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
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搃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

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不有善未為大惡故能仕於
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為災欲責非常之功
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
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勲業既謝愆
釁自生為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
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

四上宅嶠夷朔方等知四岳即羲和

上列羲和所掌云宅嶠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

外事岳者四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
義和所掌其事為一以此知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也
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
巡守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
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
十餘年乃命義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
百歲故馬鄭以為義和皆死孔以為四岳即是義和至
今仍得在者以義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

叔之身皆悉在也

一四懷山襄陵謂包遠乘駕

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為包也釋言以襄為駕駕乘牛馬
皆車在其上故襄為上也色山謂逸遠其傍上陵謂乘其
上

二四方命孔謂好方直鄭王為放

繇性很戾多乖異眾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
命之行事輒毀敗善類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

三四九載殛鯀蓋小有益待三考退之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以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大宰職曰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

而待九年下文氣不屬殆是傳寫脫落非摘錄有誤也

頌注疏作顧校勘記云宋板作頌

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為三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比時堯在位六十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然若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頗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先有很戾之惡復

尚書要義
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既聖人
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諫父者梁主以為舜之怨
慕由已之私絲之治水乃為國事上令不行非禹能止
時又年少不可干政

四堯咨岳求代年八十六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
子在位七十年八十六老將求代
四堯咨岳求代年八十六
五舜父有日時謂之瞽字瞍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
別好惡故時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
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

四堯學子摯弟書傳所書年異

徧檢今之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為此
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必當有所案據未知
出何書計十六為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載應年
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學之子帝

摯之弟摯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以弟代兄盖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其立年八十六

四無室家名鰥不獨老無妻

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挹不寐目恒鰥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即不復更妻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

者耳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尚謂之鰥不獨老而無妻

四衆人雖知舜不得已而後舉

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及王天下遂為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舜為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雖知舜實聖賢而恥已不若故不舉之以帝令舉及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耳知其然者正以初不薦舉

知其然注疏無其字

至此始言

此說未然

四鄭謂堯知命在舜猶使人舉之

舜在卑賤未有名聞卒暴然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立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

十五史記謂瞽瞍無目與孔傳異

史記云舜父瞽瞍盲以為瞽瞍是名身實無目也孔不

卒暴然之注疏作卒暴禪之。疑當卒然暴之暴之見孟子

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瞍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即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禁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

五鄭謂舜不立正妃書傳未有不吉其人

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

皇次日女英舜既升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然則
初適舜時即娥皇為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
正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
未有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
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於義
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

五釐降謂以義理下帝女之心

釐降謂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

謂能既本注疏作未能誤

舜為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美舜能以
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於所居瀉水之汭使之服行婦
道於虞氏虞與媯汭為一地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
為二文

五庶人通謂匹夫匹婦

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
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

五媯汭舜所居嬪虞謂能行婦道

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
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為舜居媯水故
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
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嚚舅姑
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

尚書要義卷一

廿一日校得南音知水災甚鉅讀正義中堯雖獨明於上眾多不達於下不得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語慨然久之

尚書要義

卷二

宋魏了翁撰

舜典

一舜世有國土孔云庶人以瞽瞍失國

虞舜側微為庶人故微賤正義曰帝繫云顓頊生窮蟬

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矯牛矯牛生瞽瞍瞽

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以其繼

以注疏作似誤校勘云
宋板作以

常注疏作當

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為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為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

二孔氏傳古文自東晉初至隋始備

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頤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黃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

頤注疏作蹟按勘記云其奈傳作頤

購求遺典始得之

三四門穆穆有美德無凶人

穆穆美也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竒檮杌號餐餐投諸四裔以禦魘魅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方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侯

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

四 鯀九載禹十三載而舜一考即升

鯀待三考冀其有成而無成功乃黜為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為鯀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為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平

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為成功也

五 既月乃日觀岳牧還五瑞與之正始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注輯斂既盡觀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於瑞諸侯與之正始

六 受終齊政知其可受遂徧告上下

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

王毛本作玉阮本作圭俱誤

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者是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是七政皆齊知己受為是遂行為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告已之受禪也

七上日即元日鄭謂改堯正故異辭

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為建寅之月也

尚書要義
八文祖不知何人七廟其來已遠

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為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即如彼言黃帝為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克此七數况彼二書未必可信

九璿璣玉衡猶瓊弁玉英變文

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

十璣為轉運衡為橫簫即渾天儀

璣衡者璣為轉運衡為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

尚書要義
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
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以政有七於璣
衡察之

一宣夜無傳周髀術在惟渾儀為長

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
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
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
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

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
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
旁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
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
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藩渾天說曰天之形狀
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似彈丸故曰渾天言
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
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

十二度按勘記云宋板闕
本纂條傳同毛本作十三
按十三為是毛本非

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
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
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
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三十一度而已是
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
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
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
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

王藩毛本作王蕃

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楊雄之意以渾
天而問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
壽昌始鑄銅為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
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藩晉世姜岌張衡葛洪
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為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
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
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璣
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也

書注疏各本同盧文弨
云當作署阮元云當作
吉堂

二十類祭義廣此傳以攝位事類告

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為位是類之為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為祭名

傳之靈文昭云傳之當作傳云

三十周禮有天有帝此上帝兼之

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讖緯以為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

四十精意以享為禋不必煙祭

言煙：注疏者本作禮
誤

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孔云精意以享謂之禋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此為解耳而洛誥云柅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潔敬之名耳

五十六宗之說八孔王據祭法

宗之為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為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禋祭星雩禋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

寒暑水旱各有所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
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
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
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
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
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
也賈逵以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
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

注疏五緯下無也字十二
次下有也字

表云：字盧文昭曰疑
衍

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
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謂十二次司中司
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
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
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乃自言己意
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者社稷五祀之屬
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

尚書要義
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北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顛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十望於山川謂岳瀆外猶有名山大川

釋山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山為中嶽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邑

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湮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

十輯五瑞以還岳牧若新付之

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

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舜初攝位當發號出令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舜言新付之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十總釋時月日律度量衡五禮玉帛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同修五禮五玉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二

生一死贄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為贄以見之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

九巡守者巡所守比他義為得

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衛

對齊景公曰注疏作云

者也：盧文弨浦鐘
皆云當作何

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王者
因巡諸侯或亦獵以教戰具守皆曰狩白虎通云王者
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為天子循收養人
彼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

二岳瀆牲禮視公侯古典不存

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
知徧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
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

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為上等諸侯為中等伯子男
為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
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
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
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亡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
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
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
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餼

九牢殮五牢侯伯饗餼七牢殮四牢子男饗餼五牢殮
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不與
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
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
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傳氏皆以公為上伯子
男為下是其異也

二黃帝以來始用甲子紀日協之使一

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
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同齊故因巡守而合和之
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歷大撓作甲子
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以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
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為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
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

二度量衡起於黃鐘之律

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
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

尚書要義
孔解律為法制即云及丈尺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
律歷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
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於子穀秬黍中者
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
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
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
有二百實為一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
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

兩銖之注疏各本同毛
本無銖字

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
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
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鎰謂之權
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起於律也

三三帛纁玄黃孔或有據王肅多同

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
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
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

尚書要義
雖則無文而為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玉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

蓋于時未以皮為飾

二五器禮終乃還三帛生死則否

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為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已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

尚書要義
五南岳自以衡霍兩

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瀟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為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瀟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

尚書要義
六二四巡畢乃歸鄭謂歸而復出者不然

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岳上云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為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即發行耳鄭玄以為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

上云毛本同他本作去誤

不必然盧文弨云不必
稷倒

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
必然也

二歸格于藝祖此告堯之文祖

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
推之言祖則考著近於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
為一牛此唯言文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用一牛故鄭
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及自立
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

未及自立廟注疏與及
字

二分冀州為幽并分青為營封山濬川

肇有十二州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
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封大
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其為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
使通利

九舜二年後分九州為十二禹還為九

禹貢治水之時猶為九州今始為十二州知禹治水之
後也禹之治水通鯨九載為作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

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
分冀州為幽州并州者以王者廢置理必相沿周禮職
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
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
分冀州之域為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
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
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因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
舜時亦有營州齊則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為之於此居

齊則注疏作即

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
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
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

三典刑是其身流宥離鄉曲與五互見

象以典刑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以流放之法
寬五刑流謂徙之遠方故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寬縱五
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不解宥寬之意鄭立云其
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

據注疏補

比鞭為重毛本同官本
比為此又脫重字

以遠方然則應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以典刑謂
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
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則五刑見矣是
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流宥離其鄉流放致
罪為輕比鞭為重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
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為輕且呂刑五罰雖主贖
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贖故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
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可以通之故發首言典刑也

以鞭字毛本同官本諸
作字

隋注疏作隨按唐碑
隋多作隨

三周禮春秋傳皆有鞭隋造律廢之

鞭作官刑注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此有鞭刑則用鞭久
矣周禮滌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
人費園人犖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
來亦皆施用大隋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
於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

三屬扑於教刑其實官刑鞭扑俱用

扑作教刑學記云榎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榎稻也

尚書要義
楚荆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榎楚也既言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稷云撻以記之又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其實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

三孔傳黃金呂刑黃鐵皆銅漢改黃金

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為金別之四名耳釋

器云黃金謂之盪白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為削冶氏為殺矢鳧氏為鐘臬氏為量段氏為鑄桃氏為劍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

謂銅而謂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為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疋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為六兩計千鍰為三百七十五斤金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之類

明言岳本注疏同它本作用言非是

言皆為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明言誤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鞭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為刑名

三總言眚災者肆赦怙終者賊刑

春秋言肆眚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為緩也眚為過也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為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鉏麇賊之是賊為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

兩為字岳本同它本作爰誤

据注疏增

之下總言用刑之要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
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怒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
恃奸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
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

三水中可居曰州幽州在北裔

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裔也
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中央高獨
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

說文無洲字水中之地
本只作州後人加水相
沿已久宋板作洲毛本
作州

九州注疏作九耳

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共在一洲之
上分之為九州州取水內為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
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
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
幽

三流凶在治水前時無幽州史追書

流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
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

尚書卷之三
三裔既明知崇山在南裔

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自各有一
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
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
衡嶺之南也

三此四凶則渾敦窮竒等

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竒檮杌號餐餐
投諸四裔以禦魍魎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雖知

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俱名不同莫知孰是惟當驗其形

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竒之行云靖譖庸回堯典言共

工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窮竒是共工也左傳

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堯典言驩兜薦舉

共工與惡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說檮杌之行言

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狼明德以亂天常堯典言鯀之

行云咈哉方命圮族其事既同知檮杌是鯀也惟三苗

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共

尚書卷之三
卷二
三苗

尚書要義
工則驩堯為渾敦也共工為窮竒也鯀為檇杌也而三苗為饕餮亦可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知三苗是饕餮
三流放竄殛俱流徙鯀最輕故後言

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為罪之最大驩堯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

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為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是羽山為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

四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前

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也舜以微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皆服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三

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為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稷契臯陶帝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五穀契敷五教臯陶作士皆是徵用時事臯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為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為以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殛之是為舜

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為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四殛落堯死之後謂往落

殛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殛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殛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殛落者蓋殛為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

四堯十六即位終舜攝計一百十六歲

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為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
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總計
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即得舜而
試之求禪試舜其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為歷試三年
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為三十在
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
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
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

有七蓋誤為七也

泗百姓如喪考妣謂百官

諸經傳言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
者以喪服庶民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
如考妣

四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四夷

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狄尚絕音三
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正服

尚書要義
總衰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絕音言堯有盛德恩
化所及遠也

五四舜格于文祖謂喪畢即政復以告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注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
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六四堯存舜且攝位堯崩避丹朱而後即政

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且攝其位堯崩
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

孟子三字注疏本無

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
子而之舜謳歌者不之堯子而謳歌舜曰天也然後之
中國踐天子位孟子既言然矣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
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
位告今以即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
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

七四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司空故稱伯禹

尚書要義
國語云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

有成功有阮刻作自誤

也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
言人之賢而舉其為官知禹治水有成功言可用也

四禹讓稷契暨皋陶稷獨稱官

居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藝鄭云
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經因稷
契名單共文言暨皋陶為文勢耳三人為此次者蓋以
官尊卑為先後也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為
敬之極故為首至地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為拜乃稽首

為拜為纂傳作禹

故云拜稽首也

九棄為稷官尊而君之為后稷

王肅云播敷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眾民之難在於
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
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
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
稷為天官單名為稷尊而君之稱為后稷故詩傳孝經
皆以后稷為言非官稱后也

五五刑之服三就五流之宅三居

汝作士五刑有服注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一五蠻夷寇賊堯末年不應至此

往者洪水為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為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于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于人作與奪之勢耳

五五服三就孔用魯語與馬鄭王異

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鑕笞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

且下注疏有皆字

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為說故以三就為原野與市朝與
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
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
以三就為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
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
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於為
一且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

五五刑之流各有宅宅又有三等之居

此五流有宅即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
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
人者以為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
忍殺宥之以遠八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
賢議能議貴議賓議功議勤是也以君思不忍殺重罪
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徒置有處
也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為遠近之差也四
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故周

議切闕本在議能下它
本脫

本犯既刻作不犯非是

禮調人職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為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偪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天罪所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為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

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

四此朕虞王莽立予虞之言

作朕虞正義曰此官以虞為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為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為朕虞其義必不然也

五垂益所遜四人皆在元凱中

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即此朱虎熊

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及析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臯陶之子臯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為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及析伯與亦難知也

五三禮天地人言三足以包五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氏姓正義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

三禮上當脫一注字

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雖三者併為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言三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

五秩宗主郊廟之官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宗正義曰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

秩序上六脫一注字

曹長上脫注字

剛失上脫注字
兩入字注疏本有作之
字均誤

也

五夔教胄子謂元子以下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曹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九五剛失入虐簡失入傲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入虐簡失入傲教之以防其失

六依聲律以和樂

聲依永律和聲注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聲

六帝命夔教胄子之節

帝因伯夷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汝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温和寬弘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聲八音皆能和諧無

我今之古本同它本作
令非

尚書正義
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答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和矣

六胄子惟長子傳兼言子弟又略元士

說文云胄猶也釋詁云猶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為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士卑故略

之彼鄭注云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為主故言胄子

六律以出音以候氣

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

十二月上注疏本有述字者誤

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拊長言而為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

六八音惟石最清清者和則餘皆從

樂器惟磬以石為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石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拊亦擊之

皆依之注疏作未依之

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拊是小擊音聲濁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滑諸音皆依之

六獸舞如以作動物鳥獸蹠蹠

百獸率舞即大司樂云以作動物益稷云鳥獸蹠蹠是也人神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言此者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答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

六聖讒殄謂疾讒絕君子之行行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注聖疾殄絕震動也
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

七納言喉舌之官必以信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注納言喉舌之官聽
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

八納言而云出納朕命互相見

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為名亦主受上言宣

禹垂上脫注字

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
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
妄宣帝命

九孔謂岳牧六官為二十二人稷契七人不與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
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正義曰傳以此
文總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
官等滴滿二十二人謂此也其稷契臯陶及斯伯與朱

尚書卷之二十一
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勅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勅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亦救之鄭以為二十二人數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勅使敬之也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勅牧不勅岳也必非經旨

十七分北三苗言君臣善否不令相從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注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正義曰前流四

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國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鄭玄以為流四凶者卿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諸侯猶為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竄三苗為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分北非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

者復繼為國君至不復從化故分北流之禹繼鯀為崇伯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西晉一七三十在位歷試受終居攝皆在臣位

舜生三十徵庸言其始見試用三十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正義曰上云乃言底可績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一即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居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為三十在位謂在臣位

方道上脫注字

百餘二舜壽百十二歲馬遷史記異

五十載陟方乃死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正義曰禮弓云舜葬蒼梧之野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過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位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

天下注疏本有子字誤
十下毛本有有字

六十二為天子五十年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
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
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
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
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
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
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
皆謬耳

七帝釐下土方言舜理四方諸侯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
方別生分類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

七汨作九共橐飲凡十一篇皆亡

作汨作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為汨作之篇
亡九共九篇橐飲橐勞飲賜也凡十一篇皆亡

五橐為勞飲為賜引左傳為證

汨之為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為興也言其治民之

橐唐石經以木今注
疏本以禾非也

稿師毛本同阮刻作稿

功興以意言之耳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橐得為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為加膳加膳則飲賜是飲得為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尚書要義卷二

廿三日校泥陰懋蒸殊甚

